大唐西域記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西域記

◀上一卷

卷第三 八國

下一卷▶

烏仗那國

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，山谷相屬，川澤連原。穀稼雖播，地利不滋。多蒲萄，少甘蔗，地產金、鐵，宜郁金香，林樹蓊郁，花果茂盛。寒暑和暢，風雨順序。人性怯懦，俗情譎詭。好學而不功，禁咒為藝業。多衣白氎，少有餘服。語言雖異，大同印度。文字禮儀，頗相參預。崇重佛法，敬信大乘。夾蘇婆伐窣堵河，舊有一千四百伽藍，多已荒蕪。昔僧徒一萬八千，今漸減少。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，喜誦其文，未究深義，戒行清潔，特閑禁咒。律儀傳訓，有五部焉：一法密部，二化地部，三飲光部，四說一切有部，五大眾部。天祠十有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堅城四五，其王多治菩揭厘城。城周十六七里，居人殷盛。

一、忍辱仙遺跡

菩揭厘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，極多靈瑞，是佛在昔作忍辱仙，於此為羯利王〈(唐言鬥諍。舊云哥利，訛也。)〉割截肢體。

二、阿波邏羅龍泉及佛遺跡

菩揭厘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，入大山，至阿波邏羅龍泉，即蘇婆伐窣堵河之源也。派流西南，春夏含凍，晨夕飛雪，雪霏五彩，光流四照。此龍者，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，名曰殑祇，深閑咒術，禁禦惡龍，不令暴雨，國人賴之，以稽餘糧。居人眾庶感恩懷德，家稅斗穀以饋遺焉。既積歲時，或有逋課。殑祇含怒，願為毒龍，暴行風雨，損傷苗稼。命終之後，為此地龍。泉流白水，損傷地利。釋迦如來大悲御世，潛此國人獨遭斯難，降神至此，欲化暴龍。執金剛神杵擊山崖，龍王震懼，乃出歸依。聞佛說法，心淨信悟，如來遂制勿損農稼。龍曰：「凡有所食，賴收人田，今蒙聖教，恐難濟給，願十二歲一收糧儲。」如來含覆，潛而許焉。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。

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，水北岸大磐石上，有如來足所履跡，隨人福力，量有短長。是如來伏此龍已，留跡而去。後人於上積石為室，遐邇相趨，花香供養。順流而下三十餘里，至如來濯衣石，袈裟之文煥焉如鏤。

三、醯羅山

菩揭厘城南四百餘里，至醯羅山，谷水西派，逆流東上。雜花異果，被澗緣崖，峰巖危險，溪谷盤紆，或聞喧語之聲，或聞音樂之響。方石如榻，宛若工成，連延相屬，接布崖谷。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〈(舊曰偈，梵文略也。或曰偈他，梵音訛也。今從正音，宜云伽他。伽他者，唐言頌，頌三十二言。)〉之法，於此舍身命也。

四、摩訶伐那伽藍

菩揭厘城南二百餘里，大山側，至摩訶伐那〈(唐言大林)〉。伽藍。是如來昔修菩薩行，號薩縛達多王，〈(唐言一切施)〉。避敵棄國，潛行至此，遇貧婆羅門，方來乞丐。既失國位，無以為施，遂令羈縛，擒往敵王，冀以賞財，回為惠施。

五、摩愉伽藍

摩訶伐那伽藍西北，下山三四十里，至摩愉〈(唐言豆)〉。伽藍。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。其側大方石上，有如來足蹈之跡。是佛昔蹈此石，放拘胝光明，照摩訶伐那伽藍，為諸人、天說本生事。其窣堵波基下有石，色帶黃白，常有津膩。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聞正法，於此析骨書寫經典。

六、屍毗迦王本生故事

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，至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如來昔修菩薩行，號屍毗迦王，〈(唐言與。舊曰屍毗王，訛。)〉為求佛果，於此割身，從鷹代鴿。

七、薩裒殺地僧伽藍等及佛本生故事

代鴿西北二百餘里，入珊尼羅閣川，至薩裒殺地〈(唐言蛇藥。)〉僧伽藍。有窣堵波，高八十餘尺。是如來昔為帝釋，時遭饑歲，疾疫流行，醫療無功，道死相屬。帝釋悲湣，思所救濟，乃變其形為大蟒身，僵屍川谷，空中遍告。聞者感慶，相率奔處，隨割隨生，療饑療疾。其側不遠，有蘇摩大窣堵波。是如來昔日為帝釋，時世疾疫，湣諸含識，自變其身為蘇摩蛇，凡有啖食，莫不康豫。珊尼羅閣川北石崖邊，有窣堵波。病者至求，多蒙除差。如來在昔為孔雀王，與其群而至此，熱渴所逼，求水不獲，孔雀王以　　啄崖，湧泉流註。今遂為池，飲沐愈疾。石上猶有孔雀蹤跡。

八、上軍王窣堵波

菩揭厘城西南行六七十里，大河東有窣堵波，高六十餘尺，上軍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之將寂滅，告諸大眾：「我涅槃後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。」及諸王將欲均量，上軍王後來，遂有輕鄙之議。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來顧命之言，乃預同分，持歸本國，式遵崇建。窣堵波側大河濱，有大石，狀如象。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，至於此地，象忽踑仆，因而自斃，遂變為石，即於其側起窣堵波。

九、赤塔、奇特塔及觀自在菩薩精舍

菩揭厘城西五十餘里，渡大河，至盧醯呾迦〈(唐言赤。)〉窣堵波，高五十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修菩薩行，為大國王，號曰慈力，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叉。〈(舊曰夜叉，訛也。)〉

菩揭厘城東北三十餘里，至遏部多〈(唐言奇特。)〉石窣堵波，高四十餘尺。在昔如來為諸人、天說法開導，如來去後，從地踴出，黎庶崇敬，香花不替。

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，至一精舍，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。〈(唐言觀自在。合字連聲，梵語如上；分文散音，即阿縛盧枳多，譯曰觀，伊濕伐羅，譯曰自在。舊譯為光世音，或云觀世音，或觀世自在，皆訛謬也。)〉威靈潛被，神跡昭明，法俗相趨，供養無替。

十、藍勃盧山龍池及烏仗那國王統傳說

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，至藍勃盧山。山嶺有龍池，周三十餘里，淥波浩汗，清流皎鏡。

昔毗盧擇迦王前伐諸釋，四人拒軍者，宗親擯逐，各自分飛。其一釋種，既出國都，跋涉疲弊，中路而止。時有一雁飛趣其前，既以馴狎，因即乘焉。其雁飛翔，下此池側。釋種虛遊，遠適異國，迷不知路，假寐樹蔭。池龍少女遊覽水濱，忽見釋種，恐不得當也，變為人形，即而摩拊。釋種驚寤，因即謝曰：「羈旅羸人，何見親拊？」遂款殷勤，淩逼野合。女曰：「父母有訓，祗奉無違。雖蒙惠顧，未承高命。」釋種曰：「山谷杳冥，爾家安在？」曰：「我此池之龍女也，敬聞聖族流離逃難，幸因遊覽，敢慰勞弊。命有燕私，未聞來旨。況乎積禍，受此龍身，人畜殊途，非所聞也。」釋種曰：「一言見允，宿心斯畢。」龍女曰：「敬聞命矣，唯所去就。」釋種乃誓心曰：「凡我所有福德之力，令此龍女舉體成人。」福力所感，龍遂改形，既得人身，深自慶悅。乃謝釋種曰：「我積殃運，流轉惡趣。幸蒙垂顧，福力所加，曠劫弊身，一旦改變。欲報此德，糜軀未謝。心願陪遊，事拘物議。願白父母，然後備禮。」龍女還池，白父母曰：「今者遊覽，忽逢釋種，福力所感，變我為人，情存好合，敢陳事實。」龍王心欣人趣，情重聖族，遂從女請。乃出池而謝釋種曰：「不遺非類，降尊就卑，願臨我室，敢供灑掃。」釋種受龍王之請，遂即其居。於是龍宮之中，親迎備禮，燕爾樂會，肆極歡娛。釋種睹龍之形，心常畏惡，乃欲辭出。龍王止曰：「幸無遠舍，鄰此宅居，當令據疆土，稱大號，總有臣庶，祚延長世。」釋種謝曰：「此言非冀。」龍王以寶劍置篋中，妙好白氈而覆其上，謂釋種曰：「幸持此氈以獻國王，王必親受遠人之貢，可於此時害其王也。因據其國，不亦善乎？」釋種受龍指誨，便往行獻。烏仗那王躬舉其氈，釋種執其袂而刺之。侍臣、衛兵喧亂階陛，釋種麾劍告曰：「我所仗劍，神龍見授，以誅後伏，以斬不臣。」咸懼神武，推尊大位。於是沿弊立政，表賢恤患。已而動大眾，備法駕，即龍宮而報命，迎龍女以還都。龍女宿業未盡，餘報猶在，每至燕私，首出九龍之頭。釋種畏惡，莫知圖計，伺其寐也，利刃斷之。龍女驚寤曰：「斯非後嗣之利，非徒我命有少損傷，而汝子孫當苦頭痛。」故此國族常有斯患，雖不連綿，時一發動，釋種既沒，其

子嗣位，是嗢呾羅犀那王。〈(唐言上軍。)〉

上軍王嗣位之後，其母喪明。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，從空下其宮中。上軍王適從遊獵，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。遇聖聞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問曰：「汝子，我之族也，今何所在？」母曰：「旦出畋遊，今將返駕。」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。王母曰：「我唯福遇，生育聖族，如來悲湣，又親降臨，我子方還，願少留待。」世尊曰：「斯人者，我之族也，可聞教而信悟，非親誨以發心。我其行矣，還語之曰：『如來從此往拘屍城娑羅樹間入涅槃，宜取舍利，自為供養。』」如來與諸大眾淩虛而去。上軍王方遊獵，遠見宮中光明赫奕，疑有火災，罷獵而返。乃見其母復明，慶而問曰：「我去幾何，有斯祥感，能令慈母復明如昔？」母曰：「汝出之後，如來至此，聞佛說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從此至拘屍城娑羅樹間，當入涅槃，召汝速來分取舍利。」時王聞已，悲號頓躃，久而醒悟，命駕馳赴。至雙樹間，佛已涅槃。時諸國王輕其邊鄙，寶重舍利，不欲分與。是時天、人大眾重宣佛意，諸王聞已，遂先均授。

十一、達麗羅川

菩揭厘城東北逾山越谷，逆上信度河，途路危險，山谷杳冥。或履繩索，或牽鐵鎖，棧道虛臨，飛梁危構，椽杙躡蹬，行千餘里，至達麗羅川，即烏仗那國舊都也。多出黃金及郁金香。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，有刻木慈氏菩薩像，金色晃昱，靈鑒潛通，高百餘尺，末田底迦〈(舊曰末田地，訛略也。)〉阿羅漢之所造也。羅漢以神通力，攜引匠人升睹史多天，〈(舊曰兜率他也，又曰兜術他，訛也。)〉親觀妙相，三返之後，功乃畢焉。自有此像，法流東派。從此東行，逾嶺越谷，逆上信度河，飛梁棧道，履危涉險，經五百餘里，至缽露羅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缽露羅國

缽露羅國周四千餘里，在大雪山間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多麥、豆，出金、銀，資金之利，國用富饒。時唯寒烈，人性獷暴，薄於仁義，無聞禮節。形貌粗弊，衣服毛褐。文字大同印度，言語異於諸國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數千人，學無專習，戒行多濫。

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荼城，南渡信度河，河廣三四里，西南流，澄清皎鏡，汩汩漂流。毒龍、惡獸窟穴其中，若持貴寶、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，船多飄沒。渡河至呾叉始羅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呾叉始羅國

呾叉始羅國周二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酋豪力競，王族絕嗣，往者役屬迦畢試國，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。地稱沃壤，稼墻殷盛，泉流多，花果茂。氣序和暢，風俗輕勇，崇敬三寶。伽藍雖多，荒蕪已甚，僧徒寡少，並學大乘。

一、醫羅缽呾羅龍王池

大城西北七十餘里，有醫羅缽呾羅龍王池，周百餘步。其水澄清，雜色蓮花同榮異彩。此龍者，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缽呾羅樹苾芻也。故今彼土請雨祈晴，必與沙門共至池所，彈指慰問，隨願必果。

二、四寶藏之一所

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，入兩山間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百餘尺。是釋迦如來懸記，當來慈氏世尊出世之時，自然有四大寶藏，即斯勝地，當其一所。聞之先志曰：或時地震，諸山皆動，周藏百步，無所傾搖。諸有愚夫妄加發掘，地為震動，人皆躓仆。傍有伽藍，圮損已甚，久絕僧徒。

三、舍頭窣堵波

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或至齋日，時放光明，神花天樂，頗有見聞。聞諸先志曰：近有婦人，身嬰惡癩，竊至窣堵波，責躬禮懺，見其庭宇有諸糞穢，掬除灑掃，塗香散花，更采青蓮，重布其地。惡疾除愈，形貌增妍，身出名香，青蓮同馥。斯勝地也，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大國王，號戰達羅缽剌婆，唐言月光。志求菩提，斷頭惠施。若此之舍，凡歷千生。

四、童受論師制論處

舍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，庭宇荒涼，僧徒減少。昔經部拘摩羅邏多〈(唐言童受。)〉論師於此制述諸論。

五、南山窣堵波及拘浪拿太子故事

城外東南，南山之陰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拿為繼母所誣抉目之處，無憂王所建也。盲人祈請，多有復明。

此太子正后生也，儀貌妍雅，慈仁夙著。正后終沒，繼室驕淫，縱其愆愚，私逼太子，太子瀝泣引責，退身謝罪。繼母見違，彌增忿怒，候王閑隙，從容言曰：「夫呾叉始羅，國之要領，非親弟子，其可寄乎？今者，太子仁孝著聞，親賢之故，物議斯在。」王惑聞說，雅悅奸謀，即命太子，而誡之曰：「吾承餘緒，垂統繼業，唯恐失墜，忝負先王。呾叉始羅國之襟帶，吾今命爾作鎮彼國。國事殷重，人情詭雜，無妄去就，有虧基緒。凡有召命，驗吾齒印。印在吾口，其有謬乎？」於是太子銜命來鎮。歲月雖淹，繼室彌怒，詐發制書，紫泥封記，候王眠睡，竊齒為印，馳使而往，賜以責書。輔臣跪讀，相顧失圖。太子問曰：「何所悲乎？」曰：「大王有命，書責太子，抉去兩目，逐棄山谷，任其夫妻，隨時生死。雖有此命，尚未可依。今宜得請，面縛待罪。」太子曰：「父而賜死，其敢辭乎？齒印為封，誠無謬矣。」命旃荼羅抉去其眼。眼既失明，乞貸自濟，流離展轉，至父都城。其妻告曰：「此是王城。嗟乎，饑寒良苦！昔為王子，今作乞人！願得聞知，重申先責。」於是謀計，入王內廄，於夜後分，泣對清風，長嘯悲吟，箜篌鼓和。王在高樓，聞其雅唱，辭甚怨悲，怪而問曰：「箜篌歌聲，似是吾子，今以何故而來此乎？」即問內廄：「誰為歌嘯？」遂將盲人而來對旨。王見太子，銜悲問曰：「誰害汝身，遭此禍？愛子喪明，猶自不覺，凡百黎元，如何究察？天乎，天乎，何德之衰！」太子悲泣，謝而對曰：「誠以不孝，負責於天，某年月日，忽奉慈旨，無由致辭，不敢逃責。」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，無所究察，便加刑辟。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〈(唐言妙音。)〉大阿羅漢者，四辯無礙，三明具足。王將盲子，陳告其事，惟願慈悲，令得復明。時彼羅漢受王請已，即於是日宣令國人：「吾於後日，欲說妙理，人持一器，來此聽法，以盛泣淚也。」於是遠近相趨，士女雲集。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，凡厥聞法，莫不悲耿，以所持器盛其瀝泣。說法既已，總收眾淚，置之金盤，而自誓曰：「凡吾所說，諸佛至理。理若不真，說有紕繆，斯則已矣；如其不爾，願以眾淚，洗彼盲眼，眼得復明，明視如昔。」發是語訖，持淚洗眼，眼遂復明。王乃責彼輔臣，詰諸僚佐，或黜或放，或遷或死，諸豪世祿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。

從此東南越諸山谷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僧訶補羅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僧訶補羅國

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六百里，西臨信度河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，依山據嶺，堅峻險固。農務少功，地利多獲。氣序寒，人性猛，俗尚驍勇，又多譎詐。國無君長主位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

一、城附近寺塔及白衣外道本師初說法處

城南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莊飾有虧，靈異相繼。傍有伽藍，空無僧侶。

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，高二百餘尺。池沼十數，映帶左右，雕石為岸，殊形異類。激水清流，汩泆漂註，龍魚水族，窟穴潛泳。四色蓮花，彌漫清潭。百果具繁，同榮異色，林沼交映，誠可遊玩。傍有伽藍，久絕僧侶。

窣堵波側不遠，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，今有封記，傍建天祠。其徒苦行，晝夜精勤，不遑寧息。本師所說之法，多竊佛經之義，隨類設法，擬則軌儀。大者為苾芻，小者稱沙彌。威儀律行，頗同僧法。唯留少髮，加之露形，或有所服，白色為異，據斯流別，稍用區分。其天師像，竊類如來，衣服為差，相好無異。

二、大石門及王子舍身飼虎處

從此復還呾叉始羅國北界，渡信度河，東南行二百餘里，度大石門，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樺。〈(音徒。)〉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，摩訶薩埵湣餓獸之無力也，行至此地，乾竹自刺，以血啖之，於是乎獸乃啖焉。其中地土洎諸草木，微帶絳色，猶血染也。人履其地，若負芒刺，無云疑信，莫不悲愴。

舍身北有石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雕刻奇制，時燭神光。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，周此塋域，其有疾病，旋繞多愈。

三、孤山中伽藍

石窣堵波東有伽藍，僧徒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教。

從此東行五十餘里，至孤山，中有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法教。花果繁茂，泉

池澄鏡。傍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，令不食肉。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，至烏剌尸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烏剌尸國

烏剌尸國周二千餘里，山阜連接，田疇隘狹。國大都城周七八里。無大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宜稼穡，少花果。氣序溫和，微有霜雪。俗無禮義，人性剛猛，多行詭詐，不信佛法。

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所建也。傍有迦藍，僧徒寡少，並皆學大乘法教。

從此東南登山履險，度鐵橋，行千餘里，至迦濕彌羅國。〈(舊曰罽賓，訛也。北印度境。)〉

迦濕彌羅國

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，四境負山。山極峭峻，雖有門徑，而復隘狹，自古鄰敵無能攻伐。國大都城西臨大河，南北十二三里，東西四五里。宜稼穡，多花果，出龍種馬及郁金香、火珠、藥草。氣序寒勁，多雪少風。服毛褐，衣白氎。土俗輕僄，人性怯懦。國為龍護，遂雄鄰境。容貌妍美，情性詭詐。好學多聞，邪正兼信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。有四窣堵波，並無憂王建也，各有如來舍利升餘。

一、開國傳說

《國志》曰：國地本龍池也。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，欲還中國，乘空當此國上，告阿難曰：「我涅槃之後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，當於此國建國安人，弘揚沸法。」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，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聞佛懸記，心自慶悅，便來至此，於大山嶺，宴坐林中，現大神變。龍見深信，請資所欲。阿羅漢曰：「願於池內，惠以容膝。」龍王於是縮水奉施。羅漢神通廣身，龍王縱力縮水，池空水盡，龍翻請地。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，周百餘里，自餘枝屬，別居小池。龍王曰：「池地總施，願恒受供。」末田底迦曰：「我今不久無餘涅槃，雖欲受請，其可得乎？」龍王重請：「五百羅漢常受我供，乃至法盡，法盡之後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。」末田底

迦從其所請。時阿羅漢既得其地，運大神通力，立五百伽藍，於諸異國買鬻賤人，以充役使，以供僧眾。末田底迦入寂滅後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，鄰境諸國鄙其賤種，莫與交親，謂之訖利多。〈(唐言買得。)〉今時泉水已多流濫。

二、五百羅漢僧傳說

摩揭陁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，命世君臨，威被殊俗。深信三寶，愛育四生。時有五百羅漢僧、五百凡夫僧，王所敬仰，供養無差。有凡夫僧摩訶提婆，〈(唐言大天。)〉闊達多智，幽求名實，潭思作論，理違聖教，凡有聞知，群從異議。無憂王不識凡、聖，因情所好，黨援所親，召集僧徒赴殑伽河，欲沈深流，總從誅戮。時諸羅漢既逼命難，咸運神通，淩虛履空，來至北國，山棲谷隱。時無憂王聞而悔懼，躬來謝過，請還本國，彼諸羅漢確不從命。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，總以此國持施眾僧。

三、迦膩色迦王第四結集

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，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，王風遠被，殊俗內附。機務餘暇，每習佛經，日請一僧入宮說法。而諸異議部執不同，王用深疑，無以去惑。時脅尊者曰：「如來去世，歲月逾邈，弟子部執，師資異論，各據聞見，共為矛盾。」時王聞已，甚用感傷，悲嘆良久。謂尊者曰：「猥以餘福，聿遵前緒，去聖雖遠，猶為有幸，敢忘庸鄙，紹隆法教，隨其部執，具釋三藏。」脅尊者曰：「大王宿殖善本，多資福祐，留情佛法，是所願也。」王乃宣令遠近，召集聖哲。於是四方輻湊，萬里星馳，英賢畢萃，睿聖咸集。七日之中，四事供養。既欲法議，恐其喧雜。王乃具懷白諸僧曰：「證聖果者住，具結縛者還。」如是尚眾。又重宣令：「無學人住，有學人還。」猶復繁多。又更下令：「具三明、備六通者住，自餘各還。」然尚繁多。又更下令：「其有內窮三藏、外達五明者住，自餘各還。」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。王欲於本國，苦其暑濕。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。脅尊者等議曰：「不可。彼多外道，異論糾紛，酬對不暇，何功作論？眾會之心，屬意此國。此國四周山固，藥叉守衛，土地膏腴，物產豐盛，賢聖之所集往，靈仙之所遊止。」眾議斯在，僉曰：「允諧。」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，建立伽藍，結集三藏，欲作《毗婆沙論》。是時尊者世友，戶外納衣。諸阿羅漢謂世友曰：「結使未除，諍議乖謬，爾宜遠跡，勿居此也。」世友曰：「諸賢於法無疑，代佛施化，方集大義，欲制正論。我雖不敏，粗達微言，三藏玄文、五明至理，頗亦沈研，得其趣矣。」諸羅漢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。汝宜屏居，疾證無學，已而會此，時未晚也。」世友曰：「我顧無學，其猶涕唾，志求佛果，不趨小徑。擲此縷丸，未墜於地，

必當證得無學聖果。」時諸羅漢重訶之曰：「增上慢人，斯之謂也。無學果者，諸佛所贊，宜可速證，以決眾疑。」於是世友即擲縷丸，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：「方證佛果，次補慈氏，三界特尊，四生攸賴，如何於此欲證小果？」時諸羅漢見是事已，謝咎推德，請為上座，凡有疑義，咸取決焉。是五百聖賢，先造十萬頌。《鄔波第鑠論》，〈(舊曰《優波提舍論》，訛也)〉。釋《素呾纜藏》。〈(舊曰《修多羅藏》，訛也。)〉次造十萬頌《毗奈耶毗婆沙論》，釋《毗奈耶藏》。〈(舊曰《毗那耶藏》，訛也。)〉後造十萬頌《阿毗達磨毗婆沙論》，釋《阿毗達磨藏》。或曰《阿毗曇藏》，略也。凡三十萬頌，九百六十萬言，備釋三藏，懸諸千古，莫不窮其枝葉，究其淺深，大義重明，微言再顯，廣宣流布，後進賴焉。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，鏤寫論文，石函緘封，建窣堵波，藏於其中。命藥叉神周衛其國，不令異學持此論出。欲求習學，就中受業。於是功既成畢，還軍本都。出此國西門之外，東面而跪，復以此國總施僧徒。

四、雪山下王討罪故事

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，斥逐僧徒，毀壞佛法。睹貨邏國呬摩呾羅王，〈(唐言雪山下。)〉其先釋種也。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，光有疆土，嗣膺王業，樹心佛地，流情法海。聞訖利多毀滅佛法，招集國中敢勇之士，得三千人，詐為商旅，多賫寶貨，挾隱軍器，來入此國。此國之君，特加禮賓。商旅之中，又更選募，得五百人，猛烈多謀，各袖利刃，俱持重寶，躬賫所奉，持以獻上。時雪山下王去其帽，即其座，訖利多王驚懾無措，遂斬其首。令群下曰：「我是睹貨邏國雪山下王也。怒此賤種公行虐政，故於今者誅其有罪。凡百眾庶，非爾之辜。」然其國輔宰臣，遷於異域。既平此國，召集僧徒，式建伽藍，安堵如故。復於此國西門之外，東面而跪，持施眾僧。

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，世積其怨，嫉惡佛法。歲月既遠，復自稱王。故今此國不甚崇信，外道天祠，特留意焉。

五、佛牙伽藍及傳說

新城東南十餘里，故城北大山陽，有僧伽藍，僧徒三百餘人。其窣堵波中有佛牙，長可寸半，其色黃白，或至齋日，時放光明。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，僧徒解散，各隨利居。有一沙門，遊諸印度，觀禮聖跡，伸其至誠。後聞本國平定，即事歸途。遇諸群象橫行草澤，奔馳震吼。沙門已見，升樹以避。是時群象相趨奔赴，競吸池水，浸漬樹根，互共排掘，樹遂蹎仆。既得沙門，負載而行，至大林中，有病象瘡痛而臥，引此僧手，至

所苦處，乃枯竹所刺也。沙門於是拔竹傅藥，裂其裳，裹其足。別有大象，持金函授與病象，象既得已，轉授沙門，沙門開函，乃佛牙也。諸象環繞，僧出無由。明日齋時，各持異果，以為中饌。食已，載僧出林，數百里外，方乃下之，各跪拜而去。沙門至國西界，渡一駛河，濟乎中流，船將覆沒。同舟之人互相謂曰：「今此船覆，禍是沙門。沙門必有如來舍利，諸龍利之。」船主檢驗，果得佛牙。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：「吾今寄汝，不久來取。」遂不渡河，回船而去，顧河嘆曰：「吾無禁術，龍畜所欺！」重往印度，學禁龍法。三歲之後，復還本國，至河之濱，方設壇場，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。沙門持歸，於此伽藍而修供養。

六、小伽藍及眾賢論師遺跡

伽藍南十四五里，有小伽藍，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。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，即從像中出妙色身。

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，至大山，有故伽藍，形制宏壯，蕪漫良甚，今唯一隅起小重閣。僧徒三十餘人，並學大乘法教。昔僧伽跋陁羅〈(唐言眾賢。)〉論師於此制《順正理論》。伽藍左右諸窣堵波，大阿羅漢舍利並在。野獸、山猿采花供養，歲時無替，如承指命。然此山中多諸靈跡，或石壁橫分，峰留馬跡。凡厥此類，其狀譎詭，皆是羅漢、沙彌，群從遊戲，手指摩畫，乘馬往來。遺跡若斯，難以詳述。

七、索建地羅論師及象食羅漢遺跡

佛牙伽藍東十餘里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，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《眾事分毗婆沙論》。

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，高五十餘尺，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。先有羅漢，形量偉大，凡所飲食，與象同等。時人譏曰：「徒知飽食，安識是非？」羅漢將入寂滅也，告諸人曰：「吾今不久當取無餘，欲說自身所證妙法。」眾人聞知，相更譏笑，咸來集會，共觀得失。時阿羅漢告諸人曰：「吾今為汝說本因緣。此身之前，報受象身，在東印度，居王內廄。是時此國有一沙門，遠遊印度，尋訪聖教諸經典論。時王持我施與沙門，載負佛經，而至於此。是後不久，尋即命終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，遂得為人，復鐘餘慶，早服染衣，勤求出離，不遑寧居，得六神通，斷三界欲。然其所食，餘習尚然，每自節身，三分食一。」雖有此說，人猶未信。即升虛空，入火光定，身出煙焰，而入寂滅。餘骸

墜下，起窣堵波。

八、圓滿與覺取論師遺跡

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，至商林伽藍，布剌拿〈(唐言圓滿。)〉論師於此作《釋毗婆沙論》。

城西行百四五十里，大河北接山南，至大眾部伽藍，僧徒百餘人。佛地羅〈(唐言覺取。)〉論師於此作《大眾部集真論》。

從此西南，逾山涉險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半笯〈(奴故反。)〉蹉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半笯嗟國

半笯嗟國周二千餘里，山川多，疇隴狹。穀稼時播，花果繁茂，多甘蔗，無蒲萄。庵沒羅果、烏淡跋羅、茂遮等果，家植成林，珍其味也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勇烈。裳服所制，多衣氎布。人性質直，淳信三寶。伽藍五所，並多荒圮。無大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城北伽藍少有僧徒，伽藍北有石窣堵波，寔多靈異。

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，至曷邏阇補羅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

曷邏阇補羅國

曷邏阇補羅國周四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極險固，多山阜，川原隘狹，地利不豐。土宜氣序，同半笯嗟國。風俗猛烈，人性驍勇。國無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伽藍十所，僧徒寡少。天祠一所，外道甚多。自濫波國至於此土，形貌粗弊，情性獷暴，語言庸鄙，禮義輕薄，非印度之正境，乃邊裔之曲俗。

從此東南，下山渡水，行七百餘里，至磔迦國。〈(北印度境。)〉